

无声的塔克拉玛干

王 嶸 著

wushengde
takelamagan

丛书主编 马大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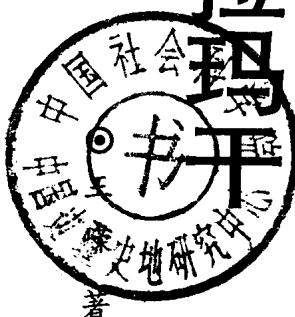


专家学者的考察散记
边陲僻地的探险亲历



中国边疆探索丛书

无声的塔克拉玛干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 名 无声的塔克拉玛干
著 者 王 嵘
出版发行 山东童趣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版 次 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850×1168毫米)
9.25印张 1插页 28幅图 163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155-3/Z·19
定 价 15.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282/05

内容简介

塔克拉玛干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而在古生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过去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它旁边留下灿烂的文化，一座座城邦国都的盛衰兴废，一个个帝王朝代的沿革变迁，这一切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许多探险家都曾试图窥探塔克拉玛干的真实面目，但由于环境的恶劣，旅途的凶险，无不以失望告终，于是，这里被称作死亡之海。1992年10月，中国、瑞典联合举办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了由中、瑞、美、英、日、新西兰等6国学者参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其边缘地区的考察活动，历时20多天，行程5000多公里。本书作者参与组织并参加了这次考察活动。他作为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和西域文化艺术的研究专家，具有双重眼光，由他来记叙这次考察经历，使这部作品同时具备了文学性、学术性的双重因素。在记叙考察经历的同时，他还展开讲述了塔克拉玛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和历史奥秘。

鲜小吉哥

这个小鲜肉虽然不是专业歌手，但是
唱功还是相当不错的。——郭麒麟（相声演员）



作者小传

王燦，1938年10月出生于边域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林则徐、纪昀、刘鹗等曾流放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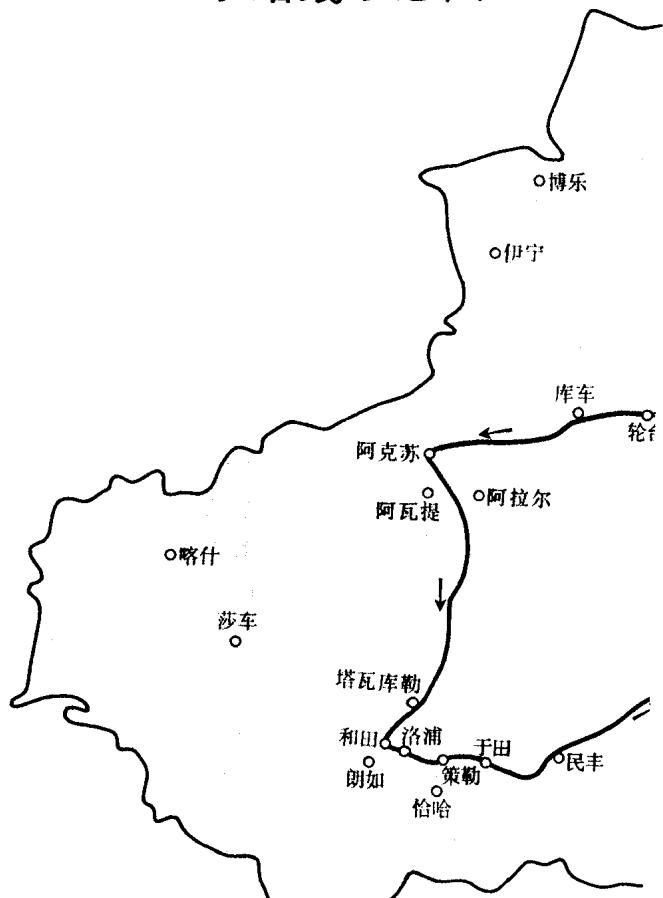
自小爱好文学，中学时代即发表作品并以学生文学社团负责人身份列席1957年举行的新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30多年后当选第四届新疆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这中间先后担任一家报社记者和一家出版社编辑。“文革”后期参加《新疆文学》复刊工作，任该刊编辑部负责人。1980年负责筹备创刊《新疆艺术》杂志，担任该刊副主编、主编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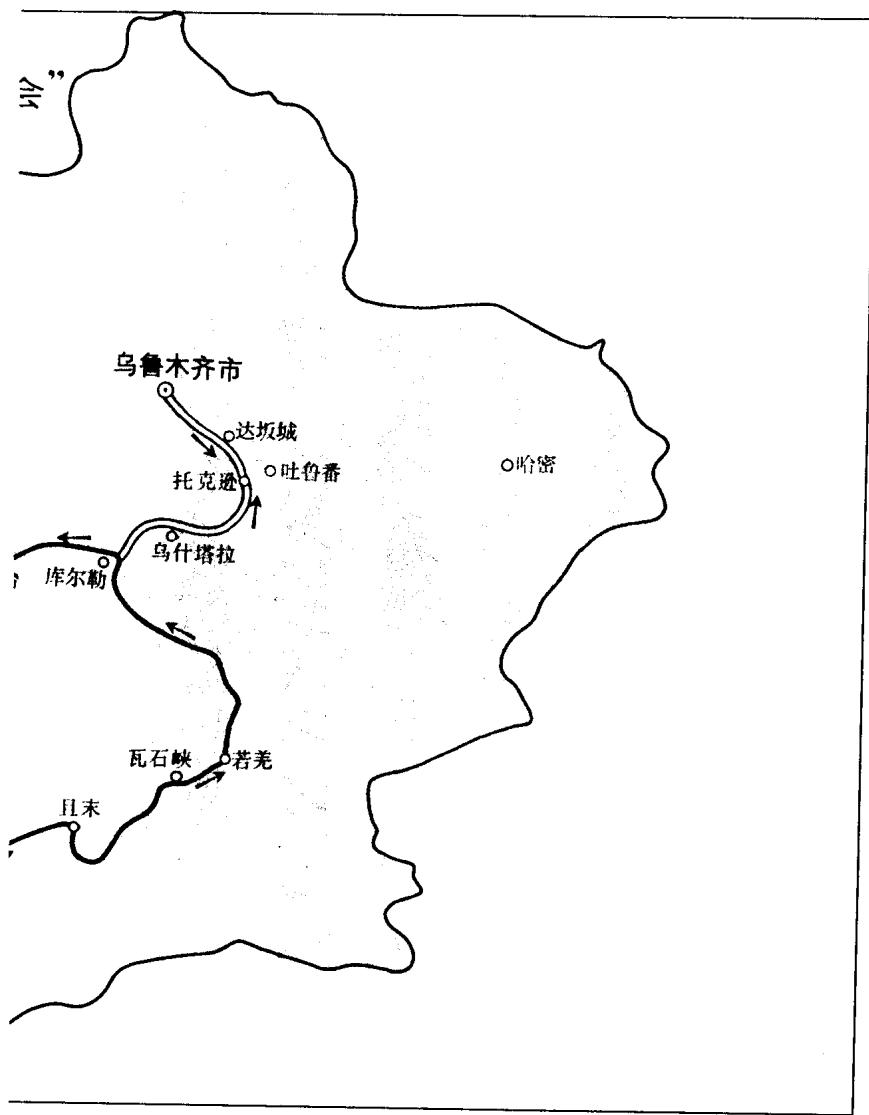
出版过长篇传记文学、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等。主编出版了学术论著《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并参加主编出版了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域考察与研究》。在北京、上海、新疆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西域文化艺术研究系列论文数十篇。热衷于文化学和西域艺术的研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文联委员，兼任新疆中外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研究会、中国木卡姆学研究会、新疆美学研究会、西域艺术研究会的种种职务，大多徒有虚名。

年轻时喜欢外国文学，中年时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近些年来酷爱读史。生性争强好胜，今天的事不拖到明天。信奉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创造的真理：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

“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学术考察路线示意图







引言：历史喧闹过了

摩尔根断言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塔克拉玛干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悄无声息地休憩在地球大陆的一隅。历史喧闹过了，早已长眠于沙漠之中。塔克拉玛干埋藏着漫长的历史，它静静地守护着人类文明的遗存，生怕将千年的历史老人惊醒。

塔克拉玛干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面积为 33.7 万平方公里。这万倾波涛的沙漠瀚海，坐落在 53 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这只巨大的浴盆中。世界最大的沙漠是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贯北非延伸无尽的不毛之地撒哈拉大沙漠。尼罗河从那里流过，因而孕育了绿洲，产生



了古埃及文明。撒哈拉大沙漠早已印满了世人的足印，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保持着亘古以来的神秘感和诱惑力。

塔克拉玛干这茫茫沙海，在古生代是真正意义上的汪洋大海，后来由于喜玛拉雅造山运动，使塔里木周围山体隆升，形成台地。经过海相沉积和陆相沉积，变质岩构成基底，经历了数千万年的沧桑演变，岩石风化剥蚀，造成塔里木盆地干旱环境。而塔克拉玛干的最后形成，距今也有 10 多万年了。它从大海到沙漠的巨大而微妙的变化，著名的丝绸之路在它身旁留下的灿烂文化，一座座城邦国都的盛衰兴废，一个个帝王朝代的沿革变迁，这一切给人类留下了无数神奇的千古之谜，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成为国际性探险关注的焦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许多探险家都曾试图揭开塔克拉玛干的神秘面纱，窥探它的真实面貌。然而由于环境的恶劣，旅途的凶险，又使人们难以看到它的全貌。这些探险家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无不以失望告终，无可奈何地发出塔克拉玛干是“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的声声惊叹。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繁盛一时的西域 36 国，以及联结丝绸之路的城镇、戍堡、佛寺、驿站，像一滴滴水珠，散落和渗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古代文明消失了，无数个活生生的历史变成谜底藏匿在沙漠里。历史缄口无言，塔克拉玛干寂静无声。

但人类对历史之谜的好奇心没有消失，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没有泯灭。在顽强不息的默默奋斗中，未被认



识的世界慢慢变小，人类的视野日益开阔了。

自 80 年代以来，沙漠探险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特别是近些年，人们争相通过媒体宣布“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大规模的塔克拉玛干探险”、“第一次中外联合征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的消息。其实，由于本世纪初中外有识之士首开先河，特别是 60 年代和 80 年代中国地质、地理、历史、考古和石油勘探等科学工作者大规模的综合考察，使神秘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成为一个揭开了的谜。鲜为人知的空白、大陆上的许多未知数正在被抹掉，西域文明的死亡之光已经被拨亮，沉没于沙漠瀚海中的颗颗珍珠和深藏地下的丰富宝藏又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沙漠是慈祥的历史之母，她用宽厚广阔的胸怀庇护着人类文明的一座座宝库；

沙漠又是狂暴固执的历史暴君，给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危害。

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 100 年。以原子能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以电脑为中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使全球社会生活发生了空前急剧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每一个进步，总是伴随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冲击。当今世界，以地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大气臭氧层被破坏、生态恶化和沙漠化组成的巨大魔魇，正在窒息着人们的呼吸。在塔克拉玛干，从昆仑山、阿尔金山、天山上匆匆流下的百条河流，刚刚走进沙漠，便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大漠吞噬了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以沙漠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严重



无声的塔克拉玛干

威胁着地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前景。当我们探寻历史文化遗存的种种悲剧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当代文明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也被逐年肆虐扩张的强大的沙漠巨浪所吞噬，成为长埋沙海而为后人提供研究资料的最新历史遗存呢？这绝非危言耸听。据科学家测定，沙漠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为的，也就是说，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杀手正是人类自己。弄不好，也许就在某一个夜晚，一场黑风暴卷着沙漠巨浪突袭而来，一些城镇就再也不能从沉睡中苏醒，成为一个永远的恶梦。

然而，历史毕竟发展到了今天，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响彻大地，令荒漠震惊。

20世纪是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周缘广大地区进行探险、考察、开发、利用的重要时期。它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中外探险家、考古学家，也造就了治沙专家、沙漠公路专家、石油开采专家。沙海下面涌动翻滚着的黑色油浆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血脉，它为“死亡之海”洗刷了耻辱，使它变成了充满希望的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之海。据勘探发现，这里是迄今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最大的地方。

长达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像一条黑色的飘带，把数千年的历史距离缩短在指日之间。在流动沙漠上建筑世界一流的道路，这一奇迹的出现，不仅在科学上解决了被世界发达国家列为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难题，而且使昨天和今天、历史和未来有了一条平坦的桥梁，有了一个现实的结合部。这无垠的瀚海，将成为



21世纪的“波斯湾”。

这里需要追述一下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考察的先行者。

自从上个世纪末英国人凯里沿和田河到与叶尔羌河汇合处，又顺塔里木河干流到罗布泊，成为第一个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欧洲人之后，又有许多人前赴后继，为探寻进入塔克拉玛干之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895年自麦盖提出发，进入沙漠，拉开了塔克拉玛干探险考古的序幕。这次由于饮用水耗尽，不得不半途而废。但他锲而不舍，先后对塔克拉玛干进行了4次探险，其中在1900年他带领探险队进入罗布泊，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古城和被称为沙漠中的庞贝城的古楼兰遗址，因而震惊了世界。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边渡哲雄等人逆和田河进行了探险。随后，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到达和田河流域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对玛札塔格和丹丹乌里克、尼雅、米兰、楼兰进行了挖掘。1905年，美国探险家亨廷顿率队到达罗布泊。1909年，日本探险家桔瑞超到达楼兰，发现了著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在此前后，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都相继来到新疆南部进行过探险和考察。

1929年至1931年，中国著名学者黄文弼和陈宗器等，参加了斯文·赫定和中方联合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分别考察了龟兹石窟、玛札塔格，佛国于田、楼兰古城等文化遗址。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和《罗布淖尔考古记》成为近代中国学者研究塔克拉玛干的最早专著。

前人的发掘考察，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物，这些成果为认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人类的历史活动，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这些局部零星孤立的考察研究，还很难揭示人类活动和环境的关系的实质，这是因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太广阔了，它的文化遗存太博大了，斯坦因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就如同月球探险，抵达那里是震撼人心的，但一旦到达，却发现那里的天地太宽阔了，需要研究的地方太独特，问题太多、太复杂了，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全局。”

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到了 80 年代，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新疆石油管理局和新疆的一些科研单位，不断对塔克拉玛干进行单项和综合考察、研究，这就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展开了全方位的挑战。伴随大规模的科学活动，必然要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这个独特地区文化遗存分布问题，丝绸之路兴废问题，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问题等等。要使这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就要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探讨，这就构成了新兴的学科“沙漠环境考古学”。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人类的关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也不是和谐的，而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河流、绿洲、人类活动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有机结合的关系。而河流区域，既是沙漠中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单元，又是绿洲和人类活动的纽带。绿洲的



变迁、人类的变迁，无不与河流的变迁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由此，我们就能寻找到沙漠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的症结所在。

沙漠因为有了河流，才有了绿洲，才有了绿色通道，也才有了人类生活。

塔里木河，你这生命的河，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河，你以自己 1000 多公里的长度，成为中国最大的内陆河流。你虽然没有走出沙漠，到达海洋，你虽然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一个半途而废的殉道者，但是你却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从古代到现代，造就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绿色生命和人类文明！因此，你的名字可以与尼罗河、印度河和恒河，与黄河和长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本书所要向读者报告的，是 1992 年 10 月由中国、瑞典联合举办的“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组织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及其边缘地区的考察活动。这次由中、瑞、美、英、日和新西兰 6 个国家 30 多位学者参加的考察，对和田河流域、塔克拉玛干周缘古代遗址、绿洲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距这次活动 1 年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国际科学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同年（1993 年）9 月，中英联合探险队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这个使中外无数怀抱各种目的的人无限关注和向往的地方，它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塔克拉玛干”的含意真的是“进去出不来”吗？



无声的塔克拉玛干

而生活在沙漠南缘的维吾尔人却说它是“过去的家园”或是“消失的家园”，这种称呼可能更为贴切。

塔克拉玛干，过去的家园，其实更是未来的家园。否则，它为什么会令世人心驰神往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经久不衰的话题呢？

最严酷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了最顽强的生命和文化奇观。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所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了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

